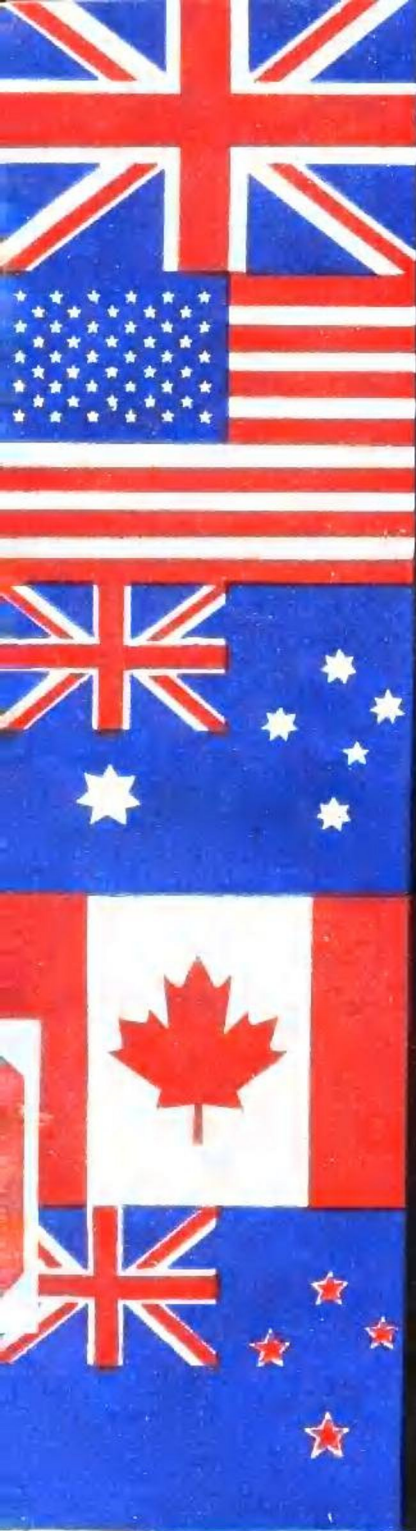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英語國家史略

下



英語國家史略

〔英〕溫斯頓·丘吉爾 著

薛力敏 林林 譯

林葆梅 校

新 華 出 版 社

Winston S.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英 语 国 家 史 略

(全书共两册)

[英] 温斯顿·丘吉尔 著

薛力敏 林 林 译

林 葆 梅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4.375印张 插页6张 1,025,000字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统一书号, 11203·042 定价, 6.60元

RD57/02

目 录

第三卷 革命的时代

前 言

第七部 英格兰的崛起

第一章	奥朗日亲王威廉	6
第二章	大陆战争	17
第三章	西班牙王位之争	26
第四章	马尔博罗：布伦海姆与拉米伊之役	35
第五章	奥德纳德之役与莫拉克之战	53
第六章	乌得勒支条约	69

第八部 第一大英帝国的兴起

第七章	汉诺威王朝	82
第八章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	91
第九章	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与一七四五年的战事	101

第十章	美洲殖民地	113
第十一章	第一次世界性战争	120
第十二章	同美洲的冲突	134
第十三章	独立战争	150
第十四章	美利坚合众国	164
第十五章	印度帝国	175

第九部 拿破仑

第十六章	小皮特	191
第十七章	美国宪法	204
第十八章	法国革命	217
第十九章	冲突中的法国	231
第二十章	特拉法尔加战役	244
第二十一章	法国皇帝	253
第二十二章	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与拿破仑的垮台	267
第二十三章	华盛顿、亚当斯和杰斐逊	280
第二十四章	一八一二年的战争	290
第二十五章	厄尔巴岛与滑铁卢	299

第四卷 伟大的民主

前言

第十部 恢复与改革

第一章	胜利后的和平	317
第二章	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333

第三章	改革与自由贸易	349
第四章	克里米亚战争	365
第五章	帕默斯顿	379
第六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	393
	(一) 加拿大和南非	
第七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	405
	(二)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第十一部 伟大的共和国

第八章	美国史诗	418
第九章	奴隶制与脱离联邦	434
第十章	合众国在危险中	446
第十一章	里士满战役	461
第十二章	罗伯特·李和麦克莱伦	477
第十三章	钱塞勒斯维尔之战与葛底斯堡之役	492
第十四章	合众国的胜利	513

第十二部 维多利亚时代

第十五章	德意志的兴起	524
第十六章	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	537
第十七章	美国的“重建”	553
第十八章	美国成为世界强国	564
第十九章	爱尔兰自治	576
第二十章	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政府	593
第二十一章	南非战争	607

第三卷

革命的时代

前 言

在本卷涉及的一六八八年至一八一五年期间，有三次革命对人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三次革命发生在一百年之内，每一次都引起英法战争。一六八八年的英国革命赶走了不列颠群岛上最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最终使英国同法国的最后一位强大的国王路易十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七七五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把英语民族一分为二，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观点和行动准则，但他们在语言、传统和法律方面基本上还保持着一致。一七八九年，法国以武力向欧洲宣布了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原则，这次暴力行动的影响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是不可比拟的。在发生这些政治革命的同时，科学和工业领域也发生了数次革命，它们当时不太引人注意，但是为今天的工业时代奠定了基础。宗教改革的波澜终于平息了。从此，分裂英国的不再是教派分歧，而是以实际利益为目标的党派之争。物质利益和争取民族霸主地位的野心成为欧洲冲突的根源。过去人们经常考虑宗教统一的问题，此时欧洲则出现了进行民族扩张的斗争，宗教问题在这场斗争中的影响日益缩小。

在本卷开首之处，英国革命刚刚完成，詹姆斯二世逃离英国，

荷兰的奥朗日亲王来到不列颠，不久成为英王威廉三世。他立即同法国展开了殊死斗争。法国企图在欧洲确立连查理大帝也望尘莫及的统一制度和霸权地位，我们要想找到这种制度和霸权的先例，就必须回溯到罗马时代。路易十四是法国野心的化身，德意志在三十年战争中的衰败和西班牙的没落有利于实现他的野心。

与此同时，荷兰共和国的兴起使欧洲增添了一个新教国家。它虽然人口较少，却由于勇敢顽强、海军强大和贸易发达而成为欧洲强国之一。英荷联盟构成了反抗法国的核心。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支持下，这两个濒临北海的国家同足智多谋、得意扬扬的凡尔赛当局进行了对抗。威廉三世、马尔博罗和尤金王子以武力摧毁了路易十四的力量。从此，英国在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下接受了辉格党人的观念。这些观念集中了英国大宪章和远古时代的一切重要遗产，以新的形式确定了政教关系和国王对议会的依附地位。

在此期间，英国的海外属地进一步扩展。不列颠群岛获得统一，它虽然人口不多，却对欧洲事务起着显而易见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它采取了与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老皮特执政时期，英国在新大陆和印度获得了大片属地，第一大英帝国从而诞生于世。

力量与日俱增的美洲殖民地未能得到英国政府的理解，因而不可避免地同母国发生冲突。独立战争的烽火锻造出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和西欧联合反对英国，不列颠虽未丧失海上霸权，而第一大英帝国却就此解体了。

在世界力量的这些变化之中，出现了宗教改革以来另一次重大的解放运动。宗教改革在许多地区解放了人的思想，法国革命则企图实现人人平等，至少要为地位和财富不同的人确立机会均

等的原则。在反对拿破仑的伟大战争中，英国几乎同整个欧洲作战，甚至也同美利坚合众国作战。拿破仑未能建立泛欧合众国。滑铁卢大战，着眼于未来的巴黎和约以及英国产业革命使不列颠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期中位居文明世界之首。

温斯顿·丘吉尔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肯特

第七部

英格兰的崛起

第一章

奥朗日亲王威廉

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岳父赶下不列颠王位的伟大亲王威廉，从童年开始就在严酷的环境中生活。他幼年丧父，终身无子。他过着没有爱情的生活，因为他是为了国家的政治需要而结婚的。他是由性情暴躁的祖母抚养长大的，在少年时期先后受过一些荷兰委员会的约束。他在童年时代没有欢乐，他身体孱弱，患有肺结核和气喘病，脚也有点跛。但在这个羸弱而有残疾的躯体内，却燃烧着无情的怒火，欧洲的风暴以及他周围的严峻环境都加深了他的冷酷性格。威廉在不满二十一岁的时候，便做出了惊人之举，从

此一直过着戎马生涯，在荷兰和欧洲的政治风云中展翅翱翔。迄今为止，他率领英格兰密谋集团企图推翻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已有四年之久了。

威廉素不好色。他对忠心爱他的妻子长期抱着冷漠态度。在他统治的末期，他才意识到玛丽王后在英格兰的政治斗争中对他帮助很大，于是对她产生了由衷的感激之情，就象感激一位忠实的朋友或者辅佐国政的阁员一样。后来玛丽逝世时，他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

在宗教方面，他当然是加尔文派教徒，可是他似乎并没有从这个教派的严格教义中得到慰藉。作为君主和军事统帅，他毫无宗教偏见，任何一个不可知论者都不可能象他那样客观与公正。对他来说，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没有多少区别。他畏惧并痛恨法国天主教，并非因为它鼓吹盲目的信仰，而是由于它是法国的教会。只要信奉天主教的军官能够为他效劳，他就毫不犹豫地录用他们。宗教问题在他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中只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敲击新教战鼓之时，对教皇却有重要的影响，他和教皇的这种关系堪为古今政治家的楷模。人们感到，他似乎只是为了打破法国及其“伟大国王”的霸主地位才诞生的。

威廉冷酷无情，这是他所受的教育和肩负的使命之必然结果。他固然没有参与一六七二年杀害荷兰政治家德威特兄弟的活动，可是他对此幸灾乐祸，从中获益，并且对凶手给予保护和接济。他曾经表示愿意帮助詹姆斯二世对付新教徒蒙默思公爵，然而在蒙默思公爵从荷兰乘船驶向英格兰时却不加以阻拦。他一生最大的污点是在苏格兰进行的一次大屠杀。高原地区有一个部族的首领拒绝服从威廉的权威，这个部族因而将受到威廉代理人的

彻底打击。一些军队奉命开往格伦科，要“捣毁那个贼窝”。人们一想起这次血腥的事件，不禁毛骨悚然，因为军队对这个部族的款待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无耻做法。王军在山谷里同这个部族的人生活了几个星期，以伪善的面目享受他们诚挚的款待。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士兵们突然对主人下了毒手，无数部族人在梦乡中惨遭杀戮，只有一些人逃出他们的茅舍。这种手段不是威廉国王授意采取的，但给他带来了难以洗清的耻辱。

威廉冷漠而不残暴。他无暇顾及小仇，而是集中精力同路易十四斗争。他英勇无畏，年轻时已成为大军统帅，然而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对战斗的预见性是军事天才的标志，而他缺乏这种预见能力，他只是一个比较理智而意志坚定的人，凭着天生的条件得到了指挥军队的机会。他的天才是在外交领域，他十分精明、耐心和谨慎。他结成的联盟，克服的困难，对时间因素或他人弱点的巧妙利用，掌握分寸和区分轻重缓急的能力——这一切使他享有极高的威望。

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已经爆发的欧洲大战以及由他促成的大联盟。他认为，冒险进攻英格兰只是一段插曲，此举虽有必要，但使他感到厌烦；假如为了更大的目标，他或许不负此行。威廉并不喜欢英格兰，对她的国内事务也不感兴趣，看到的全是她的阴暗面。为了进行欧洲战争，威廉需要英格兰的财富和陆、海军力量，因此亲自前来征用这些力量。他利用他的英格兰盟友为他的目标服务，对有功者给予奖赏，但他认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无论在品质还是在忠诚方面，都不如他的荷兰同胞。

他在英格兰稳坐王位之后，对上述感情便不加掩饰了。这种感情及其表现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因为英格兰人虽然服从他们认为确有必要的新权威，但他们同欧洲的任何民族一样骄傲。

谁也不愿意成为讨厌和轻视的对象，特别是不甘心成为任意侮辱的对象。发动一六八八年革命并且仍然坚持这一目标的贵族和议员，情不自禁地怀念查理二世宫中的欢乐气氛和堂皇的场面。威廉性情孤僻，狼吞虎咽，粗暴无礼，轻视妇女，厌恶伦敦，这些因素都引起上层社会的反感。妇女称他为“荷兰矮熊”。英格兰官兵也十分烦恼，他们耻于想起这次革命的军事问题。他们对荷兰人掌握所有重要的指挥权感到不满，看到荷兰步兵不停地在白厅和圣詹姆斯宫巡逻而痛心。他们还把自己寒酸的蓝军服同此时已从伦敦撤走的第一近卫军和科尔斯特里姆近卫军漂亮的猩红色军服加以比较。在爱尔兰战争期间或法国入侵的威胁尚未消除之时，他们抑制着这些不满情绪，而在其他时候，这些情绪则猛烈地爆发出来。英格兰人对于派遣英军到欧洲大陆作战表示不满，而且一再要求威廉撤掉荷兰近卫军和荷兰宠臣。

一六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威廉听到詹姆斯国王逃跑的消息，于是他成为英格兰王国无可争议的主人，立即着手实现他的目标。他下令法国大使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不列颠岛，使英格兰加入反法联盟。这一行动引起一场蹂躏欧洲二十五年的战争，战争中有一段不稳定的间歇时期，路易十四终将在战争中彻底丧失自己的霸权地位。

詹姆斯逃走以后，不列颠全民族实现联合，但没有任何形式的合法政府。根据那些发动革命的政治家的建议，威廉召开国会会议。这届国会选出不久，便在复杂的宪法问题上纠缠不休。曾经负责把威廉召到英格兰的全国无党派联盟，在建立稳定政府的重大压力下自然瓦解了。在最终使宪法问题得到解决的复杂斗争中，产生了种种个人野心和党派信条。查理国王的旧臣丹比伯爵

对这段动荡时期寄予很大的希望。在“阴谋小集团”垮台之后，是他在圣公会的绅士阶层和普通教徒中建立了托利党。查理国王同法国的勾结和“天主教会的阴谋”断送了丹比伯爵的政治生涯。为了使他免遭政敌的毒手，查理国王把他监禁在伦敦塔内，让他过着安逸的生活。在查理国王执政末期，他获释出狱。他发现一六八八年革命是他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他是北方的一个大地主，能够动员那里的绅士阶级，在决定性的危急关头有力量供养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由于这个成绩而树立较高的威望之后，他来到伦敦。忠诚的托利党人看到他们有望打击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权利”，无不感到惊讶。丹比伯爵同玛丽公主进行了接触。能够使许多托利党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显然是由玛丽公主继承王位。这样做符合托利党的基本原则。在匆忙召集的上议院的讨论中，丹比力促实现这个目标。然而，包括玛丽的舅父克拉伦登伯爵在内的其他托利党人则主张，保留詹姆斯的有名无实的国王地位，任命威廉为摄政王。乘托利党内部意见分歧之机，辉格党人占了上风。

辉格党人坚持国王应同人民达成一定协议的观点，他们认为，一六八八年的革命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继承王位的问题有待国会解决，而整个形势如何发展，则完全取决于威廉的决定。如果他的妻子继位，他会甘愿当女王的丈夫这个没有实权的角色吗？倘若如此，托利党人会感到称心如意，而辉格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将会黯然失色。辉格党人在“拉伊城堡阴谋”中失去了领袖，只有一位政治家为他们孤军奋战，取得了胜利，他们则坐享其成。

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是当时最机敏、最孤独的政治家，他为自己享有“骑墙派”之名而感到自豪。他在这场危机中

颇有实力，因为他了解威廉的意图。詹姆斯国王逃亡之前，曾经派他和长驱直入的威廉进行谈判，他因此知道，威廉此行的目的决非小住，因为荷兰人需要在英格兰获得稳定的君主地位，以便在欧洲大陆抵挡法国扩张的威胁。上议院以五十一票对四十九票的微弱多数否决了关于威廉应该为詹姆斯充当摄政王的提议。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国会接受了哈利法克斯的主张，决定王位由威廉和玛丽二人联合继承。哈利法克斯取得了彻底胜利，是他代表上、下两院把王冠和《民权宣言》^①呈献两位君主。他的政治观点与党派的发展格格不入。在严重的危机中，他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党内只有寥寥无几的支持者，得势之时也如昙花一现，不过他的贡献使辉格党在后来的年代中得以复兴。

复杂的问题相继得到解决。由于约翰·丘吉尔和他妻子萨拉的私下劝说，玛丽的妹妹安妮公主同意，如果姐姐在威廉之前辞世，她将把继承权让给威廉。这样，威廉便可顺利获得终身的王位。他高兴地接受了国会的这个决定。在加冕之时，革命的领袖们得到荣誉和提升。丘吉尔虽然从来不是威廉最信赖的心腹，却巩固了他的陆军中将职位，成为实际上的总司令，肩负着重建英格兰军队的重任，并且受封为马尔博罗伯爵。一六八九年五月正式对法宣战以后，威廉在英格兰无法脱身，后来又陷入爱尔兰的困难局面之中，是马尔博罗率领八千英格兰军队在佛兰德同法国人作战。

不列颠岛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军事威胁。路易十四出于政治考虑盛情款待了流亡法国的詹姆斯。爱尔兰显然是有利的抵抗中心。詹姆斯在三月份带着一支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许多法国军

① 这个宣言确定了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译者注